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CNKI中国知网入选期刊 主编 王 杰

马克思主义美学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研究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第14卷 | 第1期

主 编 王 杰
副 主 编 易存国
刘佳林
编 辑 张蕴艳
尹庆红
英文编辑 索宇环
编辑部主任 施立峻

马克思主义美学 研究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第14卷 | 第1期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第14卷. 第1期/王杰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117-0972-1

I. ①马…

II. ①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IV. ①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0971号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第14卷. 第1期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王忠波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39(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960毫米 1/16

字 数 516千字

印 张 26.5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59.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编 委

(按姓氏英文字母顺序)

托尼·本尼特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
阿里夫·德里克	美国芝加哥大学
特里·伊格尔顿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阿列西·艾尔雅维奇	斯洛文尼亚科学与艺术研究院哲学研究所
冯宪光	中国四川大学
高宣扬	中国上海交通大学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美国杜克大学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
林宝全	中国广西师范大学
刘纲纪	中国武汉大学
刘 康	美国杜克大学
陆贵山	中国人民大学
贾斯汀·奥康诺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
汝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迈克·桑德斯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王 杰	中国上海交通大学
沃尔夫冈·韦尔施	德国耶拿席勒大学
赵宪章	中国南京大学
郑成良	中国上海交通大学
朱立元	中国复旦大学
斯拉沃热·齐泽克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

Editorial Board:

(Alphabetized by the last name)

Bennett, Tony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Australia
Dirlik, Arif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Eagleton, Terry	Lancaster University, UK
Erjavec, Aleš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ZRC SAZU, Slovenia
Feng Xianguang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Gao Xuany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na
Jameson, Fredric	Duke University, USA
Julia Kristeva	L'Université de Paris Diderot
Lin Baoqua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Liu Gangji	Wuhan University, China
Liu Kang	Duke University, USA
Lu Guisha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O'Connor, Justin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ustralia
Ru Xi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Mike Sander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K
Wang Ji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na
Welsch, Wolfgang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 Germany
Zhao Xianzhang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Zheng Chengli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na
Zhu Liyuan	Fudan University, China
Žižek, Slavoj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Slovenia

卷首语

文化创意产业（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简称创意产业、创意经济或“创新科技”等，是一种全球化范围内愈益兴盛的文化与经济实践行为。英国创意产业之父约翰·霍金斯曾经说过：“中国缺的不是创意，而是创意商品。”近年来，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尝试以“中国创造”代替“中国制造”的形象示人不仅意味着传统文化观念的现代更新，更预示出“文化软实力”具有了更其广大的实践理性基础。因此，借鉴世界各国文化创意理念与产业成功范例，逐步推进我国文化产业并使其日益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文化、满足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

继上期刊发贾斯汀教授的长文《艺术、产业和现代化》前两章之后，业界产生了较大反响。本期，我们将继续刊发其后续几章，以飨读者。文中作者敏锐地指出，“文化企业 and 市场在规模 and 意义上真正的增长依赖于‘审美的’革新”，其由此所得出的四个主要结论（“艺术不是‘艺术’”；“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是不同的”；“市场失败包含市场的失败”；“共同文化”）等论断对于当下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化研究极具启发意义。

沿此，本刊主编王杰教授对贾斯汀教授进行了跟踪采访和学术访谈，双方就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现实及其马克思主义美学再发展等重大议题展开了深度对话。值得一提的是，应贾斯汀教授之约，国外几位同行也就此展开了新探索，

如：安迪·C. 布拉特教授在《创意城市：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冲突——英国经验解读》一文就如何处理好文化与创意经济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并进行了翔实分析；罗萨琳德·吉尔的《“生活就是自我推销”——谈新媒体业的自我管理》一文则就新媒体工作的“不稳定、强度大、发展快、难预测、不公平”等特点展开了多侧面分析，并对新媒体工作者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本刊还特邀国内几位学者针对贾斯汀教授文化创意产业专题论文展开了一定的回应。如朱立元教授、路程博士的《试论创意产业的审美向度》一文从美学角度出发，深入论述了创意产业包含的审美向度问题，文章提出“消费者要避免在盲目消费中丧失主体性；生产者也要避免在经济目的压力下被‘创意’异化”等观点值得关注。曾军教授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文化生产问题——对贾斯汀·奥康诺〈艺术、产业和现代化〉的回应》一文则认为，贾斯汀·奥康诺围绕艺术与工业关系的讨论是对马克思这一命题的布迪厄式解读，其观点更具有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特征，颇见新意。陆扬教授提交的《文化研究的连接范式》一文亦新见迭出，值得赏读。本刊将就此论题予以继续关注并展开深入研讨，欢迎学界同仁继续赐稿。

主编与西方学者的访谈是本刊的既有特色和主推栏目，本期所收录的两篇访谈，论题新颖，思考深邃。作为世界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托尼·本尼特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性人物。近年来，随着国内对文化研究的逐渐深入，托尼·本尼特的研究也愈加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本期访谈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而言，无疑具有某种新的启示。特里·伊格尔顿是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本刊曾对其作品多有译介，本期所刊对话主要根据特里·伊格尔顿在20世纪70年代中前期的批评工作展开。对话在马修·博蒙特与特里·伊格尔顿之间展开，前者为伦敦大学学院（UCL）英文系的高级讲师，通过深入交谈，文本清晰地呈现出特里·伊格尔顿作为一个批评家的成长历程，尤其是其政治与美学层面的思想灵感，读来兴味盎然。

在全球化视野下，本刊除了将焦点对准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重镇外，我们还将视野逐渐扩大到拉丁美洲、日本、东南亚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不仅要继续深入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将视野拓展至审美文化及文化现代性等，以期逐步推进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完整理解与整体宏构。此外，为积极应对全球化和新媒介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挑战，我们将积极深化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形态研究，借助既有国内外相关成果，以期在信息化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再发展，争取得到新的突破。就此而言，本期特设“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栏目，其中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性别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大卫·奥尔德森的《人道主义、反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文颇有新意。作为学术界研究特里·伊格尔顿的发轫者，大卫·奥尔德森在文中针对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

理论解剖力进行了详尽阐述,并富有洞见性地指出,“有助于我们有效探讨新自由主义环境下的政治问题的,并非反人道主义,而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本栏目还刊发了国内几位著名学者的专题论文,如陆贲山教授的《异化与审美》、阎国忠教授的《谁在接着朱光潜讲?——“主客观统一”说的逻辑展开》等。其他如肖琼博士的《神义论:伊格尔顿悲剧理论的逻辑立场》、谢冬冰副教授的《“民族—人民的”与“文化霸权的”——也谈葛兰西的文化思想》,以及周海玲博士的《尚未完成的决裂——利维斯主义与早期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关系研究》等文亦各有洞见。上述论著从不同侧面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不同向度,谨向本刊读者推荐。

本期“文学、文化与政治”栏目中有几篇文章亦值得引起读者的重视,如李胜清副教授的《文艺意识形态实践的心理机制分析》、胡友峰副教授的《“自然与自由观念”在德国古典美学中的逻辑演进》、刘中望副教授的《资源批判与语义转移——瞿秋白的“五四”观》、丁文霞博士的《禁锢与自由——评话剧〈在看见以前〉兼及其他》及施立峻博士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对话性》等,值得展读。

本刊传统栏目“审美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择要刊发了两篇国外学者的专题论文,如阿尔弗雷德·吉尔(Alfred Gell)的《定义问题:艺术人类学的需要》(尹庆红博士译),作者是英国政治经济学院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在艺术语言、象征主义和艺术人类学方面有突出研究,尤其是在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建构方面被认为是同代人中最有才气和原创性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艺术品的定义既不是由艺术制度来认定,也不是具有符号的、审美的、用于表达意义的物品,而是一套行为体系,意在改变世界;艺术人类学理论的目标是解释艺术品在这种关系情景中的生产和流通。另一篇为罗内尔·阿尔博蒂·罗沙的《后历史语境下素材的前行——论如何拯救批评艺术的今天与未来》(孙明丽译),该文试图于后现代经验中应用阿多诺提出的Verfransung der Künste——艺术边缘之交错这一概念来揭示当代艺术的虚假困境,阐明了当代艺术继续具有批评和启迪功能的可能性。此外,强东红博士的民歌研究,以及王杰教授与其几位学生围绕电影《赵氏孤儿》所展开的悲剧观研讨,生动地呈现出新生代学者们的思想脉动。王洪琛博士撰写的《穿越理论主义的美学写作——评段吉方〈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书评亦比较中肯,可供推荐。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艺术、历史与文化学院”于2011年4月23—2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共同举办了首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会议主题为“中英审美现代性的差异”。与会学者们就此论题展开了热烈而富有成效的探讨,部分会议专题论文将刊发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杂志第14卷第2期。我们将围绕此论题组织相关论文,欢迎学者们撰写论文参与并深化讨论。

编辑学术刊物是一项“痛，并快乐着”的事业。掩卷推窗，外面已春意盎然。在本该释怀的时刻，却难以放下对日本地震和福岛核电站危机中经受痛苦的人们的牵挂，我们衷心地为他们祈福，并祈愿：全人类幸福、平安！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部

2011年3月26日初稿

2011年6月18日三审修订稿

目 录

卷首语	1
创意产业与当代美学问题	
贾斯汀·奥康诺:	
艺术、产业和现代化(下)(张良丛、王斌译)	1
Wang Jie, Song Chunyan:	
Face the Reality and Develop Marxist Aesthetics—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Justin O'Connor	69
安迪·C. 布拉特:	
创意城市: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冲突——英国经验 解读(武成译)	85
罗萨琳德·吉尔:	
“生活就是自我推销”——谈新媒体业的自我管理(周晓凤译)	101
朱立元、路 程:	
试论创意产业的审美向度	116
陆 扬:	
文化研究的连接范式	128

曾 军:

-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文化生产问题——对贾斯汀·奥康诺
《艺术、产业和现代化》的回应 140

学术访谈

Wang Jie, Xu Fangfu:

- Aesthetics, Society, Politics—An Interview with Tony Bennett 158

特里·伊格尔顿、马修·博蒙特:

- 批评家的任务——特里·伊格尔顿对话录·第四章
政治/美学 (贾洁译) 184

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大卫·奥尔德森:

- 人道主义、反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刘向军译) 203

陆贵山:

- 异化与审美 221

阎国忠:

- 谁在接着朱光潜讲? ——“主客观统一”说的逻辑展开 238

肖 琼:

- 神义论: 伊格尔顿悲剧理论的逻辑立场 251

谢冬冰:

- “民族—人民的”与“文化霸权的”——也谈葛兰西的文化思想 262

周海玲:

- 尚未完成的决裂——利维斯主义与早期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研究 271

文学、文化与政治

施立峻:

- 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对话性 283

李胜清:

- 文艺意识形态实践的心理机制分析 294

胡友峰:

- “自然与自由观念”在德国古典美学中的逻辑演进 303

刘中望:

- 资源批判与语义转移——瞿秋白的“五四”观 313

丁文霞:

禁锢与自由——评话剧《在看见以前》兼及其他 324

审美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

阿尔弗雷德·吉尔:

定义问题: 艺术人类学的需要 (尹庆红译) 330

罗内尔·罗沙:

后历史语境下素材的前行——论如何拯救
批评艺术的今天与未来 (孙明丽译) 342

强东红:

略论民歌缓解现代性焦虑的文化功能——以陕北民歌为例 351

王杰、尹庆红、汪誉等:

躲避崇高? ——《赵氏孤儿》观后谈 360

书 评

王洪琛:

穿越理论主义的美学写作——评段吉方《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 379

约稿启事 403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投稿须知 404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投稿格式 406

艺术、产业和现代化（下）

■ 贾斯汀·奥康诺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 创意产业学院）

张良丛、王斌 译

第三章 艺术政策：国家建构、大众文化和现代主义

3i 国家建构

我们现在所用的“文化政策”这一术语，很长时间以来都被称之为“艺术政策”。从“艺术”到“文化”的转换涉及到很多艺术在文化（大众文化、商业文化、日常文化）中的特权地位的争论，这些争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晚期之前。后面，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一问题。公共政策的重点是关于“艺术”的财政支持，但是这个事实不应该隐藏另一个事实：这些政策是一个宽泛的公共干预系统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称之为文化政策）。

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市民人文主义传统是如何把艺术看做市民社会自由发展的一部分，是如何把其融入到新兴民族国家的教育观念之中的。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和他的继承者把美育看做是对自我的发展——就是米歇尔·福柯（Michelle Foucault）所谓的“关于自我的自我工作”——权力的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2

一种特殊的现代形式。^①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也揭示出中产阶级是如何尝试以多种方式去解释公共文化，以服务于他们自己为了区隔的趣味，还有些人揭示出在新产业劳动阶层的文明中，“文化”如何被当做一种“较软”的工具来使用的。西德（Seed）和沃尔夫（Wolff）指出，19世纪的曼彻斯特是如何运用一系列的文化制度——公园、图书馆、画廊和音乐会的会场——以及在19世纪的城市中形成的统计和训练的控制形式的。^{[1](pp. 38-53)}我们已经指出，新的劳动阶级，包括自学者、机械学院、工人教育协会、罗斯金（Ruskin）学院和一批社会改革者已经提出了艺术的要求。这些社群主张艺术的承诺，并且把它扎根于一个公平的社会世界中。“社会民主”的观念（它主张对所有文化的公正继承，而不是把它锁到精英阶层身上）具有和继续成为政策思考的一条强有力的线索。

想象的社会

市民人文主义传统是实用主义理想的混合体（“我们必须教育我们未来的主人”），这一直存在着争议；它是权力分享，还是共同选择？但是，它的文明化计划与19世纪80年代晚期的更具功能性的、政府利益的（raison d'état）民族国家的建构方法有着直接的联系。群众的动员——福柯所谓的“生物政治学”——包括了很多方面，但是“发明”民族传统和“想象”共同体的象征符号是其中的关键”。^②艺术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但是逐渐凸显的大众媒介——报纸、杂志、大众歌曲、明信片 and 海报——也是如此。这种对媒体的更加直接的应用——其与审美主体性技巧相对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渐明显。政府推动的“大众动员”与新媒体技术的出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电影、报纸和收音机——它们使得新形式的大众宣讲得以实现。这种潜在的权力暗示了人文主义者已经不那么重要；而与此同时，国家媒体政策成为了一种新的政策对象，并且（部分地）从人文主义的制度中分离出来。因此，这部分地威胁到了一种已经建立起来的“知识阶层”对于文化价值及其合法性的控制。

这种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传统的创造”和这些共享的“想象共同体”的象征符号，不管是以社会民主主义还是以“种族和民族”的名义，都重视利用艺术观念和在表达民族文化方面享有特权的艺术家。这来源于赫尔德（Herder）的历史变迁扎根于人民心间的观念，“文化”是一个有机的历史培养基（growth medium）。个体所具有的天才从来就不是纯粹的个人创造，而是深层的历史愿望和民族精神的表达（经常是无意识地）。在共和国时代的法国，天才为那些不能表达自己内心思想的人们代言。当然现在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验证这个观点；

① Michel Foucault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② Michel Foucault (2008)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op. cit; Eric Hobsbawm (ed.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为个体的艺术家们经常把他们自己表现为人民的声音，在此，人民能发现他们的伟大得到了反映。在某种意义上，19世纪末期民族艺术传统和民族艺术家非常重要。艺术作品的充分性反映了人民的丰富性或潜能，而它能产生社会民主主义、保守和激进的右翼政治逻辑；所有这些所面临的困难都是“无根的”现代主义。

绝大部分宏大叙事随着战后政府建立起多样的文化部门、艺术委员会、遗产管理委员会和文化基础而开始生效了。在这些宏大叙事中，“艺术”扮演了虽然复杂但至关重要的角色。历史纪念碑和（在较小程度上）民间文化除外，是艺术承担了大部分享有特权的民族故事讲述的职责，并吸引了政府的极大关注。艺术获得直接的财政支持，成为人文主义教育、民族团结和它的“遗产”的中心。这些宏大叙事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受到削弱。

3ii 市场和商业大众文化

当政府变成艺术的民主“赞助人”时，建立公共代理来资助艺术的决心就开始显现出来，保留旧的和试运转新的目的都是追寻和保护民族文化（虽然在一个宽泛的普遍的人文主义框架内），经常采取的是些保守的方式。但是，它也涉及到艺术对功利主义和市场的憎恶。1945年，凯恩斯（Keynes）在一个广播节目中说道：

为了获得财政支持目的对它的滥用，由此而对公共艺人的神圣天赋的自私利用以及伴随而来的破坏，是目前资本主义最大的罪恶之一。^{[2](p. 148)}

他还补充道，“政府该如何扮演它合适的角色是很难说的”，他在别处也暗示说，或许这就是政府对商业企业的投资，艺术最终会变成自给自足的。无论如何，他说，“我们必须学会反复试验”。对那些把艺术和公共财政等同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条件。公共财政是最近发展的成果，始于一种开放的思想。的确，正如威廉斯（Williams）所指出的，它使得凯恩斯（和他那些拥有布鲁姆斯伯里 [Bloomsbury] 背景的现代主义者）误解了英国艺术委员会的议程，远离可爱的英格兰而走向更加广阔的视野。

官方团体的任务不是去教导或审查，而是给予勇气、信心和机会。艺术家依赖他们生活的世界和时代的精神……当有普遍的机会去联系传统和当代艺术的华丽形式时，新的作品将激起更多丰富的、意想不到的方面和不可预知的状态。^{[3](p. 143)}

这就是“政府资助”，但它是一种类似于将艺术“国有化”的公共财政。也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4

就是说,使它脱离市场的偶然性,同时使它可以适用于所有的艺术。假如有一些是在无知的荒漠中保留下来了高雅文化,另一些则是把民族和人文主义的遗产向全部民众开放。但是经常被遗忘的是,市场被认为是有能力偿付的;伴随着教育和医疗的发展,那些能买得起的人封锁了艺术,这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因而,这是强大的、重新分配的、社会民主的方面,一种“公平竞争”的感觉,这巩固了对“公共服务”观念的广泛支持。它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令人觉得荒谬的是,或许更多地是在艺术和文化上而不是在其他方面。

尽管凯恩斯拥有开放的思想,但这里仍有另一种意义上的“民族化”,既不是公共服务意义上的,也不是十分稀少的资源或自然垄断(虽然巨大的继承制度和财产可以适应这些),而是在“市场破产”方面。凯恩斯试验性的介入反对市场逐渐变成主要的理由。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新的艺术经济学规则更加清晰,传统艺术变得非常昂贵,在逐渐提高的生产效率面前面临巨大的挑战——他们不能赶制更多的绘画或每天表演五场。从大规模再生产中获益并不适用于传统艺术。或者是不断上涨的价格,更多的公共资金,更多的慈善事业,或者灵光熄灭了^①。在这种语境中,公共资金获得了保留意义,这使得公共服务的精神注定为公共津贴所清偿,它的能量消耗在这种争论中:蛋糕是大是小,谁能获得最大的一片。最后,如果在这种语境中它是合法的,与最大的管理费用相关的那些获得最大的切片(不可避免的是歌剧要胜过朗诵和诗歌),把它们与“艺术”相提并论在本质上具有较少的合法性。但是,在许多方面,获得公共资金的人,事实上成为“艺术”的阐释者。

这一逻辑因大众文化转换成所谓的文化产业而得到加强。我们看到,19世纪艺术和娱乐是怎样被分裂成两种不同的市场,后者从属于商业法则远远比前者快速和深入。结果就是大众文化变得与市场文化同盟,并且注定以文化的这种退化形式为基础。然而,在19世纪,是中产阶级支撑了艺术和娱乐的商品市场;工人阶级流行的形式限制了利润。在19世纪末,新的娱乐与收入水平和新的生产技术改变了这种状况。音乐厅和多样的、大众的剧院、舞蹈音乐和流行歌曲因它们有限的生产能力受到制约。唱片和小说/报纸/杂志的出版则是例外。这改变了记录性音乐、电影和后来的广播。20世纪50年代电视重新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广大的和逐渐提高的国际市场的推动下,这些都变成了绝对的大规模工业。

这对艺术在文化中的卓越地位提出了挑战,因而它们有资格获得公共财政。它也对艺术作为一个民族建构叙述的核心提出了挑战。首先,民族—国家对它们的新型广播媒体的垄断提出了挑战。这种垄断可以被归类为一种策略性的利

^① Cf. William Baumol and William Bowen (1966) *Performing Arts; The Economic Dilemma*,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益——政府必须控制一定限度的信息资源，正如英国广播公司所主张的那样。但是，它也要面对新的强有力的公共人物和公司——例如英国的劳德·比弗布鲁克（Lord Beaverbrook）——就对政治阶层的媒体垄断，也对公共领域的现有结构提出挑战。第二，它也涉及到内容方面。市场意味着文化商品是服从于商品的法则，而这意味着（我们将会看到）追求利润，他们经常反对政府“给人民想要的，而不是政府想让他们要的”。这种紧张状态仍然存在——看默多克（Murdoch）传媒就会明白。市场与堕落的大众文化联盟对民主人文主义艺术的教育功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正如它对艺术的超然地位和“高雅”文化的威胁一样。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很容易被迫做出一种保卫那些在商业大众文化中的“精英文化”的姿态（虽然他们否认这样做）。文化研究由此而来。第三，在美国，文化产业拥有居高临下的地位。由于国家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因（这些必然会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市场为大众文化所推动的事实也是美国出现的真实问题。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战后的（有时是战前的）艺术政策与一种文化或文化产业政策相联系：政府对文化产业的管理和生产的积极介入。这主要是通过由市场取代政府来生产那些被认为对国家来说拥有一定的品质和重要性的东西而实现的。这些都来源于我们所见到的长期凝结在电影、摄影和音乐中的审美标准；但它也是民族的审美标准——享有特权的主题和形式表达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这说明并不能排斥大众文化，而文化产业政策和公共广播利用大众文化创作的传统，并不是纯粹的来自于市场的推动。贾斯汀·刘易斯（Justin Lewis）在讨论英国艺术委员会的建构时指出，战争期间政府对大众娱乐的补贴是多么成功和受欢迎。战后的废除和对艺术节目的关注把重点放到了下一个十年：不同于艺术，大众文化等同于市场，看起来它能够纯粹依赖市场而存活。这种观念非常高傲，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受到挑战。^①

3iii 先锋派和现代主义

现今，“艺术”与新的震惊，打破规则和不断变化之间的联盟几近完美，通过创意产业，它为其与创新之间的联合提供一个基础。有时，这被看做粗糙的创意——或是幼稚的、故意的晦涩，或是创意领域对下一个新事物追求的结果。我们已经指出，艺术的动力来源于它缺乏外在的决断，它更是一种自由浮动的实践。它反对与现代性自身变化相互影响的固定意义。它不是前现代的，而是反传统的。

安德鲁·麦克纳马（Andrew McNamara）借用乔治·马克（George

^① Justin Lewis (1990) *Art, Culture and Enterprise: The Politics of Art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London: Routledge.